



6-8

價值顛覆與道德內化— 鄭清文童話集《燕心果》主題意涵的曖昧性

許素蘭/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

燕心果 鄭清文著 臺北市 自立報社出版
版部 民國82年2月 ISBN 9575962273

《燕心果》收錄鄭清文1978~84年之間所發表童話共19篇（其中〈夜襲火雞城〉未經發表，直接出書）。

這些童話，大多以生存在臺灣這片土地上的動、植物為「角色」，如〈麻雀築巢〉裏的麻雀、水稻、烏秋、魚狗、老鷹；〈泥鰍和溪哥仔〉裏的泥鰍、溪哥仔；〈鹿角神木〉裏的鹿群；〈白沙灘上的琴聲〉裏的林投、木麻黃、菅芒等。除了動、植物，《燕心果》並且多處襲用臺灣舊有習慣，例如〈紅龜粿〉裏壓墓粿的習俗，水鬼討替的民俗觀念；〈鬼姑娘〉裏的民間信仰等。這些動植物，以及民俗習慣，建構出《燕心果》強烈的臺灣圖像意識。整本書的故事內容雖然充滿虛構與想像，但是閱讀聯想卻相當貼近臺灣土地與人民生活，具有異於舶來品童話之異國情調的本土意義與價值。

在臺灣文學史上，鄭清文不是唯一以「小說家」身分從事「兒童文學」創作的作家——遠在五〇年代末期，日據時代小說家王詩琅即寫下一系列以臺灣民間傳說、民間故事為題材的兒童故事，如〈鴨母王〉、〈林道乾鑄銃打自己〉等；七〇年代崛起文壇，被界定為「鄉土小說家」的黃春明，也在九〇年代中期，以兒童繪本的形式出版童書；另

外，屬於「戰後第四代」的小說家李潼，多年來也持續寫作少年小說、童話故事等。然而，比較鄭清文與同為小說作家的王詩琅、黃春明、李潼等人的童話故事，可以看出：王詩琅等人的童話故事，很明顯地，是把讀者對象放在少年或兒童身上，其遣詞用句、題材內容，自然形成「適合兒童（或少年）閱讀」的童話風格；而鄭清文童話的讀者對象，卻游走在兒童與成人之間（註1），其角色設計雖以擬人化的動物為主體而具有「童話」特質，但是其表現手法，卻仍然保有其小說創作簡約、素樸、含蓄的文字風格，以及主題意涵富「曖昧性」（ambiguity）之特質，留下「超齡」的思考空間。

這樣的問題，似乎牽涉「童話」定義，以及存在addresser和addressee之間，「接受」與「傳送」之互動的文學思考。然而，作家創作原無意，也不必符合後起之文學理論。因此，若跳脫「童話」定義，以及讀者對象的侷限，純粹就文本獨立閱讀，《燕心果》或者可界定為鄭清文小說創作的另類。

將《燕心果》翻譯成日文的日本學者岡崎郁子，曾經將鄭清文的童話寫作視為「臺灣文學的異端」（註2）。做為外國學者的岡崎先生，從其對臺灣文學生態的觀察中，看出鄭清文童話與流行於閱讀市場——以中國文化傳統為主流——的童話之不同。雖然由於語



言習慣互異，「異端」一詞難免引起爭議，但是，岡崎的觀察，卻也掌握了鄭清文童話，顛覆傳統價值觀念的書寫意圖。例如〈麻雀築巢〉、〈恐龍的末日〉、〈飛傘〉三篇即有意顛覆以「大」為「好」，「小」為「不好」的傳統價值判斷。

做為小國島民的臺灣人，或許由於本身先天缺陷（地狹河窄）的補償心理，或許由於後天受到虛構的中國版圖的潛意識影響，往往以「大」為生命追求的目標。然而，「大」就是「好」嗎？忽略本身條件限制，追求超出能力範圍之外的「大」事，對生命本身就具有正面意義嗎？透過〈麻雀築巢〉中，麻雀夢想營造如鷹巢般巨大的雀巢而失敗的教訓；〈恐龍的末日〉裏小蜥蜴祈求盤扁將其變成像恐龍那麼大，最後卻因為太大而滅種的生存威脅；以及〈飛傘〉裏小白兔將蒲公英種得像甘蔗那麼大，以至於莖葉太粗無法啃嚙，「弄巧成拙」的故事：鄭清文提出以上的質疑。

不僅提出質疑，從故事的結局安排，可以明顯地看出，小說文本所欲傳遞的是反世俗、反傳統、反流行，去除虛妄、浮華，歸於平實、素樸、守本份的價值觀。這樣的價值觀，同時也延伸成為〈松雞王〉、〈松鼠的尾巴〉、〈泥鰍和溪哥仔〉的思想主題。〈松雞王〉寫愛炫耀、誇飾的松雞王，不僅發明異於尋常的「倒飛」特技，而且在雪地裏堅持不肯穿具有保護作用的白衣服，終於被雪梟獵殺。如果說，童話、寓言（或者更廣泛地說—文學）具有勸懲作用的話，〈松雞王〉所欲懲戒的便是現代社會裏，愛誇奇鬥艷、不知守本份、不懂得「風華內斂」的浮誇作風。〈松鼠的尾巴〉寫自以為聰明的飛鼠，以「人工移植」的方式，改變松鼠外型，反而使松鼠容易脫逃，增加飛鼠獵捕的困難。故事提示的也是一種素樸、自然、避免人為力量介入的生命態度。〈泥鰍和溪哥仔〉

裏，「溪哥仔」被描寫成不知內省、傲慢、昧於現實、貪求享樂的角色；和其對照的則是泥鰍隨遇而安、逆境求存的人生觀。透過這兩種角色性格的對照，鄭清文所肯定的是泥鰍粗礪，為生存而生活的生命特質。

除了對世俗的、傳統的、流行的價值觀提出質疑與批判，並重新建構另一價值標準之外，鄭清文的童話，同時也顛覆一般童話浪漫、完美、神話化結局，以及人物性格善惡分明、二元對立的「寫作成規」。例如〈鬼姑娘〉裏的鬼姑娘被塑造成同時具有「黑」（惡）、「白」（善）兩種身份。雖然故事中的黑姑娘、白姑娘分別在黑夜與白日活動，兩者並不衝突，然而寄生在同一軀體的兩種秉性，都是互為消長的兩種力量，其所暗示的乃是人類（或生物）之雙面性（或雙重性），以及理性與物性之相互克制、消解。如此複雜的人性思考，雖然與一般童話儘量以二元對立劃分角色屬性，以期讓角色個性明確化、單純化的成規有些悖離，卻更接近人性之真實。故事最後，善、惡兩種力量隨著「鬼姑娘」軀體的衰亡同時俱散。一方面既打破童話「生命可以長生不老」、「死者可以復生」的神話情節；同時也揭示了「善惡相倚而生」的哲學思考。

儘管在文本裏，鄭清文一再透過人物塑造、情節安排，提出其對傳統、對流俗價值觀的質疑與批判，而顯現其文學之叛逆性格；然而，弔詭的是，在鄭清文解構傳統價值並重新建構其價值體系的同時，我們發現：其所肯定的平實、素樸、守本份的人生態度，其實是相當保守、道德內化的價值標準。例如：〈麻雀築巢〉裏，麻雀欲築鷹巢，固然是妄想，但，「小」麻雀就不能胸懷「大」志嗎？〈松鼠的尾巴〉裏，飛鼠固然弄巧成拙，以「人工」方式改造生存條件，不也是人類勇敢的嘗試嗎？〈飛傘〉一作，依其開頭的情節設計—小白兔以牠自己



的方法將菜圃照顧得像一座森林，而且栽培出大到可以當飛傘的蒲公英—原是充滿想像，具有突破現實侷限的開闊視野，然而，情節繼續開展，鄭清文卻讓飛到天上下不來的小白兔，充滿懊悔與害怕，甚至把小白兔的行為解釋成「不聽爸爸和媽媽的話」，隱含有「理該受罰」的意思。

然而，平實、素樸、守本份、道德內化的人生態度，卻也相當程度地，反映了臺灣人長久以來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下，錘鍊出來，看似柔弱，卻異常堅韌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泥鰍和溪哥仔〉裏，鄭清文特別強調

溪哥仔貪圖享樂、好逸惡勞的一面，以反襯泥鰍「與泥土為伍」，靠著稀薄空氣也可以生存的粗礪生命，更是意圖明顯的暗喻。

【附註】

註1. 鄭清文曾表示：「我寫童話，也有意給大人讀、給各種年齡的人讀。」文見〈我對兒童文學的看法〉《兒童文學與兒童語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縣 靜宜大學 民國86年

註2. 岡崎郁子〈為臺灣兒童文學開啓創作的新頁〉《臺灣文學異端的系譜》 臺北市 前衛 民國86年

國家圖書館 新近出版

圖書館與資訊素養叢書



邁向學習社會

《全套共十冊》

國家圖書館為推動終身學習、促進民衆認識及利用圖書館以及增進國民資訊素養能力特編印本套叢書。全套書包括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專校院、公共等各類型圖書館的利用，以及網路資源、視聽資源、期刊資源、參考工具書等各類型資料的利用和閱讀的喜悅，共計10冊。全套書配合使用對象而有不同程度的寫法。各書皆以六十幾頁的篇幅為度，簡練扼要。並配合豐富而精美的圖（照）片，圖文並茂，通俗易懂，為認識及利用圖書館及各類圖書資源的入門書籍。

1. 圖書館的利用——國民小學篇（曾雪娥）
2. 圖書館的利用——國民中學篇（郭麗玲）
3. 圖書館的利用——高中高職篇（吳美美）
4. 圖書館的利用——大專校院篇（賴鼎銘）
5. 公共圖書館的利用——生活資訊的好幫手（曾淑賢等合著）
6. 網路資源的利用（楊美華）
7. 視聽資源的利用（朱則剛）
8. 參考工具書的利用（王錫璋）
9. 期刊資源的利用（吳碧娟）
10. 閱讀的愉悅（邱天助）

本叢書可整套（1000元）訂購，亦可單冊（100元）訂購
洽詢電話：02-2361-9132轉807

